



# 寻找精神家园

秦晓鹰 白俭成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不理想的理想国  
知识群落：从古典到现代  
新文化现象忧思录  
中国会出现奥姆真理教吗  
道德文章的不道德  
找英雄  
魂的胎记  
理想国

吉经文库

124

# 寻找精神家园

秦晓鹰 白俭成 著

林人民出版社



C912

(吉)新登字 01 号

寻 找 精 神 家 园

秦晓鹰 白俭成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30,000 字  
1997 年 8 月 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206—02748—2  
G · 713 定价: 16.00 元

---

# 目 录

---

<b>绪言 世纪重负</b>	<b>1</b>
<b>第一章 不理想的理想国</b>	<b>6</b>
钱啊，钱.....	( 8 )
芝麻开门.....	( 16 )
直面“世俗” .....	( 23 )
永别了，同志.....	( 29 )
看阳光灿烂，读人间文章.....	( 35 )
 <b>第二章 知识群落：从古典到现代</b>	 <b>46</b>
精神帝国会终结吗 .....	( 47 )

·现代百科全书派之兴衰 .....	(60)
堕落的浮士德 .....	(73)
世纪末的人 .....	(80)
忍受寂寞 .....	(90)

**第三章 新文化现象忧思录 97**

反动与进步 .....	(99)
现代商业革命的文化意义 .....	(108)
快乐的征服者与视觉致幻剂 .....	(115)
文化快餐？文化垃圾？ .....	(123)
彩练与锁链 .....	(129)

**第四章 中国会出现奥姆真理教吗 141**

宗教探幽 .....	(143)
宗教的文化功能 .....	(147)
现代化的“宗教关怀” .....	(159)
中国需要新教吗 .....	(166)
警惕中国式的麻原 .....	(176)

**第五章 道德文章的不道德 183**

礼仪之邦无大典 .....	(184)
腐败的道德与道德的腐败 .....	(191)
家庭的悲剧 .....	(199)
道德围墙会消失吗 .....	(205)
社会失德综合症 .....	(209)

目 录

<b>第六章 寻找英雄</b>	<b>216</b>
走近毛泽东 .....	(218)
飞扬的灵魂 .....	(221)
润泽东方 .....	(227)
英雄世纪与个人崇拜 .....	(232)
“后英雄世纪” 唤英雄 .....	(240)
<b>第七章 灵魂的胎记</b>	<b>244</b>
母子恋歌 .....	(246)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	(249)
扯断的“恋美情结” .....	(255)
爱国者戒 .....	(264)
<b>第八章 新理想国</b>	<b>273</b>
百年之旅 .....	(274)
世纪之交的思考 .....	(286)
文化的宽容与愤怒 .....	(292)
守候文明 .....	(297)
新理想国 .....	(304)
<b>后 记 十八年间</b>	<b>307</b>

## 绪 言

---

### 世纪重负

一切固定的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

大风起兮云飞扬。

在 20 世纪转瞬即逝之际，从亘古的荒原中跋涉过来的龙的子民开始大步走入“摩登”时代。

五千年历史中所沉淀的辉煌与不幸已尘封于昨日。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使人振奋，使人顿悟，使人激动不已。日益充沛的物质世界，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日臻成熟的社会理性，使人们终于期盼到了巨龙猛醒的时刻。

整个世界都在为中国的崛起而惊愕：东方龙复活了！

20 世纪的中国，是突变的百年，是由量变到质变、由渐进到飞跃的百年，是对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反复认识和不断探索的百年。

走向现代化这一主题，是中国百年之旅中一次次遭遇激情的原动力，是中国世纪巨变的核能。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无数的热血与生命，铸造了坚贞的理想与忠诚，也不乏曲折与迷惘。而这一切，又已融汇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凝聚在社会的血脉里，使人凭栏碧落，沉思遐想。

纵观历史，中国曾出现了两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第一次出现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其裂变的结果是衍生了古典的农耕文明，“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制度文明和“天人合一”的儒家传统文化。

这次巨大的社会变迁缔造了东方文明千年的辉煌，而变迁的本身却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漫长过程。

就在 2476 年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进步、大动荡、大混乱的时代，一世坎坷、飘泊不定、全身心致力于克己复礼的孔丘病危，他在弥留之际面对着数十年追随他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历尽磨难却徒劳无功的弟子们，慷慨悲歌：

泰山行将崩塌了，  
梁柱就要断裂了。  
哲人像秋草那样，  
——枯萎了，凋谢了！

大思想家孔子终生所感受的不是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变迁进步的成果，而是这一前进过程中所涤荡的文化苦痛。消除这种苦痛，润滑社会转轨期思想的磨擦，成为文化宗师的不懈追求。

其实，进步与对进步所感知的痛苦，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对孪生姊妹。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如果反过来看，任何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同样也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由此，也就产生了人类的骄傲与悲哀。

至少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讲，历史可以重复。

在孔子去世两千多年后，中国开始由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尽管这一进程还远没有结束，但是人们却已感受到它的雷霆之怒与千钧之势，惊涛拍岸，大浪淘沙。其间，虽不乏彷徨四顾莫知所措，哭天号地悲观厌

世，但更多的是思之虑之大声疾呼，更多的是壮士割腕的意志和摧枯拉朽的力量，万劫不复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精神。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走向现代化、走向新世纪的充满变革与活力的时代中。

市场经济的改革使中国敲开了富裕之门，霍然进入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中。短短 20 年，东方沃土便创造了奇迹：物流的充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次次思想解放运动，缩短着中国与世界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的距离；物质世界的质量更加推动着人们精神宇宙的扩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意识和社会理性也在涤荡中成熟；文化的丰富，思想的宽容，精神的进步，道德的重建，开始凸显出良性的发展趋势；国家的经济力和精神力都有了质的飞跃。

来之不易的一切使我们珍惜，但却不容陶醉。

现代化所凭借的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方式早已不是神话，它带来了繁荣，也滋生了新的文化苦痛，“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折射出的精神失落的文化心态，召唤着社会主义的重构，也召唤着新的人文精神。

好像是在一夜之间，鄙俗的变得高尚了，卑微的变得伟大了，神圣的情感、权威的意志也荡然无存了。我们已经感受了并正在感受社会转型期的精神震动。中国，是否要经历一次新的精神世界的跋涉呢？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龙的传人在经历了一次次震荡和整合、不幸与繁荣进入到市场经济后，一个新的命题严肃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如何构筑新的精神家园？

社会发展的复杂巨链冲击着人们大脑中上千万个神经元：我们为什么奔走不息精疲力竭，为什么慷慨激扬欢呼雀跃，为什么拒绝崇高而自甘“堕落”、回避喧嚣而忍受寂寞。外边的世界为什么既精彩又无奈，为什么繁华而浮躁、多情而冷漠？中国的精神，向哪里去；龙的子民，往何处行？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大变革的中国，锤炼与驱动着人们从沉甸甸的历史和纷乱的现实中，解读其间的文化底蕴，挥斥方遒，抛弃个人得失之忧患，堤固民族文化的黄河，构筑华夏精神的长城，成为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使“在天愿为忠魂舞”的文化驱动，化成“在地愿作杜鹃啼”的入世热情，撑起中国的脊梁。

泱泱华夏，巍巍之邦，必将以一个强大的经济和精神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 第一章

---

## 不理想的理想国

终于，好胜的爱荣誉的人变成爱钱财的人了。他们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而鄙视穷人。

——柏拉图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改革的中国是一个硕大的魔方，面对着一个个只知其始、未知其终的重大社会变迁，面对着在你、我、他周围时时滚动的经济巨浪以及说不清是什么的

## 第一章 不理想的理想

---

各类躁动与涌动，国人的内心已失去昔日的平衡与宁静。市场经济给黄土地添注了无限的活力，就在人们一次次的激动之后，它又在人际、人心之中产生着重组、裂变和撞击；现代化的巨浪动地而来，浪花飞溅所及，正在国民心理上留下沉重的拍打痕迹。

人们企盼多年的改革终于来了。可是，我们已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改革的终极成果还没有成熟之前，在还不能千军万马伸手摘桃子之前，我们品尝到的可能是不少酸果。远方彩虹飞悬，令人憧憬，而我们眼前还是一阵雨、一层雾。

一个问题常常令人们困惑：我们的生活以及填充我们生活的社会，是理想了呢，还是不理想呢？

这是个很难回答但却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有了人类，就有了对理想的追求。从不理想走向理想，也就有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人讲，理想是一座山，要坚韧不拔，才能登及峰顶；有人讲，理想是一片动荡摇曳的海，只有鱼的柔曼，才可企及。近山者仁，近水者智。人类的理想，始于人之初。千百年来，她是人类智慧之河流淌出的涓涓细流，是情感世界的精神之灯，召唤人类，砥砺人类，升华人类，直到永远。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拨开历史的尘垢，略去现实的纷乱，需要多一点坚强多一点智慧。

## 钱啊，钱

共和国开始拒绝贫困。在商品经济掀起的创造财富排浪中，弄潮者船头立，只盼彼岸出现黄金滩。今天，无论你身居何位地处何方，都希望财源茂盛，因为财大才能气粗。

但是，财从何来？财源活水在何处？

前不久，目睹了一桩怪而不异的“赚钱”的故事，吹皱了我内心的“一池春水”。

事情发生在距香港回归祖国的 53 天的北京。天气已变得热起来，我坐上一辆中巴（俗称“小公共”）去单位。在我上车的几分钟之后，车上的 20 多个座位基本坐满了。这时，又上来一位很“刺眼”的乘客，他身穿一件现已很难在北京看到的脏兮兮的蓝褂子，蓬头垢面，手拿着一个很旧的小包。一眼看上去便知是个在北京打工的民工。“民工”一坐上车，便从包里取出一个易拉罐，半天的牙咬手撕才“啪”地一声把罐子打开。

“你没长眼吗！”邻座的一个方脸乘客的断喝打破了车上的沉寂。“民工”在开罐时不小心将饮料溅到了“方脸”的身上。其他乘客既无奈于“民工”的拙笨，也不满于“方脸”的蛮横。

## 第一章 不理想的理想——

“哎，把这东西给我看看，”“方脸”愤怒得一眼看到了民工手中的尚未扔掉的易拉罐的拉手，被骂得摸不着头脑的民工把拉手交了出去，“好像是中奖了？”“方脸”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几年来一些饮料公司为了促销，曾花了很多气力搞有奖销售活动，办法就是在易拉罐的拉手上印上各种数字或图案，奖项大小不一。

此时，前面坐的一个衣着很入时的平头青年把他的“平头”探了过来，端详了片刻后说：“这个奖就是让你再喝一罐。这样吧，我给你 50 元钱，你把它给我，我想留个纪念。”

“民工”对这一切似乎想不明白，车上人此时也已看出他至少是个“弱智者”。一位女乘客很不屑地自语：“傻人有傻命啊！”

我对“平头”用 50 元钱买罐饮料喝的作法颇有怀疑：“平头”是位收藏爱好者？虽然人们现在收藏的领域越来越广，但收藏中奖物倒是头一次遇上。

又一位后排座的外地模样的乘客显然也是怀疑论者，“喂，我给你 100 元，你把它给我。”两下一叫板，“民工”倒不知所措了，嘴里支吾着一些话，把东西放进小包，死死抱在怀中。

“平头”见此诙谐地笑了，“你还不算傻到家，你把它拿好吧，那是中了大奖。”在乘客们的好奇中，“平头”从他皮包中拿出一本杂志，一些乘客传看了一下，交谈中大概是讲“民工”中的奖是 1.5 万元外

加一辆进口摩托，约计人民币3万元。在“民工”的含糊的回答中，得知他的确是个打工的，既不知道有中奖这回事，也不知到哪去领奖。“平头”不甘心失败，“你去人家也不一定给你。我给你5000元，你把它卖给我，你发点小财。我现在手头没那么多现金，我先给300元，再把工作证、身份证件给你，下车你跟我去拿。”

“不不不，下车你该打我了。”“民工”只是摇头，“你给我钱，我就给你。”

我对“民工”感到悲哀，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但仅有机会就够吗？“民工”自己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我问民工到哪儿，他讲去找他哥哥。我又把自己的记者证和工作证拿出来：“你最好是别卖，你把它先给你哥哥，然后让你哥带你去。我陪你去找你哥哥。”

“不不不，”“民工”一把把我的善意推开，“你给我钱，我就卖你。”“民工”怀疑一切。是的，他没有错，岂止是他一个人看到的相信的“真实”太少呢？

最后，先前发出不屑声音的那位妇女用手上的金戒指和500元现金作成了这笔买卖，并在“平头”的“快下车，一会他又变主意”的劝说下，中途匆匆离去。又一会儿，“民工”和“平头”等人也下了车。

我内心涌出一种失败感：“民工”拒绝了什么呢？绝不仅是我的善意；他失去了什么，岂止是一次中奖的机会？可到了单位，同事听到我的“惆怅”之后抚

## 第一章 不理想的理想——

掌大笑：“那是个大骗局！那个妇女和你都被骗了！其他人是‘托儿’！”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于是我立即同饮料公司驻京办事处联系，果不其然，他们已了解到十几个被骗者的名单……

市场经济吸引着人们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这是共和国摈弃了崇尚贫困的文化后的一次巨大进步和解放，但同时也泛起了股股浊流。这股浊流如任其发展，“傻子”骗钱的故事又何足挂齿，一切的道德、法律、良知、社会责任的围墙必将被冲得支离破碎，社会也将最终被这股恶臭所吞噬。

其实，自从孔方兄面世以来，它便导演出一幕幕悲喜交加的“人间喜剧”。

“这东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这东西”是什么？不会是魔术师的手杖吧？上面这首诗是莎士比亚写的一段话，“这东西”指的是金钱、货币。马克思对此大加赞许，认为莎翁把货币描绘得十分出色，他说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征，……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应该承认，莎翁已经准确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欧洲，正横行肆虐着疯狂的拜金主义。

其实，在古代东方、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又何尝没有这种情绪？